

论唐诗英译中意境的误传

李 芳, 蒋显文^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诗歌是最讲究意境的, 唐诗也不例外, 而翻译诗歌也必须体现这种对意境的追求。通过唐诗英译的理论和实践分析, 可以体会译者对原作意境的把握之难, 而一旦未深刻领会到其意境, 那么译作就很难成功传达原作的精神。文章试图运用图式理论, 通过例子分析, 来探讨唐诗英译中意境误传的具体表现及其导致误传的因素, 旨在说明图式理论在唐诗英译之意境传达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 唐诗; 英译; 意境; 图式; 传达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105-03

一 意境在唐诗创作中的地位

意境, 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美学概念之一。它作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 “大约形成于唐代”。^[1] 在后世又历经发展, 20世纪争论尤为激烈。后人给意境下的定义是“意境指的是通过形象化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 能够把读者引入到一个想象的空间的境界。意境的基本构成在于情景交融, 它包含着两个方面, 即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和作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 前者叫做‘境’, 后者叫做‘意’, 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浑然交融而形成意境。”^[2] 由此可见, 意境是以“情”为核心, “景”为依托。从而在作品中展示作家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具体到唐诗, 意境便化身为“情”(境界)与“景”(形象)的结晶。从古至今, 熟谙中国文论的学者多力推意境。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自有名句。”^[3] 周国平在《周国平自选集》的“诗”一文中指出, 诗有“三重魅力: 感觉的魅力、意象的魅力、语言本身的魅力。三者缺一, 你就会觉得这首诗有点遗憾。”^[4] 其中“感觉的魅力”与“意象的魅力”二者相加, 构成意境的魅力。缺少了意境, 诗便成了折翅的鸟。意境之于唐诗, 如同“灵”与“神”之于人。唐诗纵然是百花齐放、流派纷呈, 其中上乘的诗作却无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且“景”是层深的“景”, “情”是递进的“情”。景景关情, 情蕴于景。

二 唐诗英译中意境传达之难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信息和风格, 忠实、流畅、艺术地再现出来的实践活动, 它是用语言符号为媒介来塑造艺术形象并抒发作者情怀的一门特殊

艺术。文学作品的最大特色是用生动的形象来打动人心。因此, 译好一篇文学作品并非易事。具体到唐诗就更难了。美国诗人弗洛斯特说过, 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5] 这一论断虽然消极, 但至少道出了译诗的困难, 而由于中西文化传统与艺术思维模式的截然不同, 中诗英译更是难上加难。中英两种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汉语表达注重整体感应, 讲究意合意会, 而不求眉须毕现的分析, 不讲滴水不漏的逻辑, 是一种意境性语言, 而英语则呈现别样风景: 它讲逻辑, 重分析, 求形合, 追求条分缕析, 漠视所谓的整体感应。”^[6] 语言文化的客观差异, 再加上译者对诗词的主观理解和目的语表达能力的各不相同, 使得诸多译文的艺术魅力与原文相去甚远, 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的英语读者几乎不可能得到与中国读者完全相同或近似的阅读感受。

意境为中国文化所特有, 目前在包括英语在内的西方语言中, 尚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汇, 意境所代表的艺术内涵也是西方文化所没有的。因此, 在将唐宋诗词翻译成英文的辗转过程中, 要准确传达其诗的意境是何其之难。就拿诗词中一些专有名词如地名来说, 他们的翻译同样会影响意境表达。例如, 我们念边塞诗时, “塞外”不仅仅只是词典中“我国古代长城以北的地方”, 它能让我们想起其他描写塞外风光的诗歌, 并连同这首诗一起融入当时当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 感受大漠的荒凉、征夫的悲苦, 思妇的寂寞等等。地名中音译居多, 如“Huayin(华阴)”、“Xianyang(咸阳)”等, 这难免会给译文读者云里雾里之感。试看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一句“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Hsieh Wen Tung 的译文为:

Starting from Ba Gorge, go through Wu Gorge, thence

[收稿日期] 2008-04-16

[作者简介] 李芳(1982-), 女, 湖南常德人,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Down to Shangyang and onward to Loyang.

读者很难知道所谓“Ba Gorge”、“Wu Gorge”究竟在何处,“Shangyang”、“Loyang”各代表什么?即使这些问题在注解或词典的帮助下解决了,诗人当时一路的欢快情绪已荡然无存。

三 唐诗英译中意境的误传

在诗歌翻译中,意境是要重于韵和形的首要因素。上面已论述过唐诗英译过程中意境传达之难。怎么译唐诗已有许多理论方法,但如何在唐诗英译时准确传达其意境,却是很多译者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运用图式理论有助于理解唐诗的意境,并在翻译时准确传达其原诗的意境。

图式理论自衍生以来,一直广泛应用于阅读理解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该理论除了对阅读理解的指导外,对翻译实践亦有可取之处。图式理论认为,“新的知识只有与现存的知识框架相联系才会得以处理加工,高效的读者往往激活必要的知识框架来对所读文本进行解码”。^[7]众所周知,翻译过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阶段:理解和表达。我们认为理解的关键是要对源语进行正确的解码,而表达的关键是进行恰到好处的目的语编码。从“图式”的角度来理解,翻译则是译者正确理解源语中的各种图式并将其成功地在目的语中加以再编码。图式分为语言图式,内容图式,结构图式和策略图式。可以说每种图式都参与到翻译实践活动中。具体到唐诗的英译中意境的传达,内容图式又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内容图式指文章与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主要存储有关事物,事件内容的知识图式,如做饭的图式,庆祝节日的图式,有关历史文化的图式等。因此,我们在翻译唐诗时,针对意境的传达,译者必须激活已存的图式,即所译诗歌的文化社会背景,同时,译者还要充实自己的内容图式,即对所译之诗的文化内涵、文化背景等知之较少时,译者就要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去探讨,这样才能对原诗进行一个正确的解码,从而恰到好处的进行目的语编码。而当译者不具备所译之诗的图式知识或有所欠缺时,就会导致意境的误传。

下面以二首唐诗英译本为例,以图式理论为依据,来具体的分析,译者在诗歌意境的误传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

例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里的古人是指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来者指后来的贤明君主。诗人是在国家危难时多次向武则天进言率军征讨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即幽州台,遗址在今北京市),慷慨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诗篇。《蓟丘览古》七首,是对战国时代燕昭王礼遇乐毅、郭隼,燕太子丹礼遇田光等历史事迹,表示无限钦慕。陈子昂站在幽州台上,想到自己满腹经纶,可是像燕昭王那样古代的贤君既不复可见,后来的贤明之主也来不及见到,自己真是生不逢时;当登台远眺时,只见茫茫宇宙,天长地久,不禁感到孤单寂寞,悲从中来,怆然流泪了。

本篇以慷慨悲凉的调子,表现了诗人失意的境遇和寂寞苦闷的情怀。这种悲哀常常为旧社会许多怀才不遇的人士所共有,因而获得广泛的共鸣。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要善于激活大脑中与源语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对源语文本进行充分的理解。针对此首诗,译者就要具备一定的“怀才不遇”图式知识,即这种情景中中国古代文人渴望被明君所识,想有一番作为的雄心。可是他生不逢时,壮志难酬。虽然这些信息在短短的四句诗行中并没有提到,但译者的“怀才不遇”图式知识可以补充这些信息。

且看《唐诗一百首》译文如下:

Before me, unseen are the ancients,
Behind me, unseen those to come,
Thinking of this infinite universe,
Alone, in my sorrow, I shed tears.

诗中的“古人”和“来者”,译者根据自己的“怀才不遇”图式就会领会到诗人是在指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君明主。而该诗译者将它们译成“ancients”和“those to come”,便脱离了原诗的本意,如此又如何能表达陈子昂在此诗中所表达的生不逢时,不遇明君的精神世界呢?译文中还用了“infinite universe”来译“天地悠悠”,只表达了空间的广度,没有诗人的情感世界,即诗人登台远眺时,只见茫茫宇宙,天长地久,不禁感到孤单寂寞,悲从中来,怆然流泪了。因此该译文没有很好地传达原诗的意境。

让我们再看《唐诗二百首英译》译文:

The ancients, with their knowledge and wisdom, have passed away.

But the moderners, with their creativeness where are they?
As I contemplate, for a better world, boundless room,
I find myself alone, of all men, weeping in gloom.

此译文中的“The ancients, with their knowledge and wisdom, have passed away”尚可。但根据原文读者的“怀才不遇”图式知识,后人被译成“the moderners, with their creativeness”,便显得牵强,译文中的第三行中的“for a better world”,似乎远离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情怀,此译文也破坏了原诗的意境。

可能《唐诗三百首新译》的译文在传达原诗的意境方面做得要好些:

Where are the sages of the past
And those of future years?
Sky and earth forever last.
Lonely, I shed sad tears.

该译文用词洗练朴实,句子短促有力,尤其末两句,已成滚滚奔腾之势,传达了原诗的情境;但用“sages”译“古人”和“来者”,也不符合原诗含义,“sages”是“圣人”、“哲人”的意思,并不是原诗中所指古代那些能举贤与能,礼贤下士的贤君明主以及后来的贤明君主。但比起前两首译文要好得多。译文中的第三行“Sky and earth forever last”也很好传达了诗人的情感世界,此译文较好。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该诗意境误传的因素,

主要就是“古人”、“来者”、“天地之悠悠”等的误译,而这些词与原诗的意境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归结起来,便是译者并没有激活大脑中已存在的与源语相关的图式,或者充实自己的内容图式,即“怀才不遇”图式,以确保对源语的正确解码。全诗所表达出来的诗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是很明确的,即作者孤独感和担当的先觉意识。因此在译文中也要读得出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例2 斜月沈沈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共36行。诗中春、江、花、月、夜五种事物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的艺术境界。“月”是诗中情景兼融之物,它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在全诗中犹如一条生命纽带,通贯上下,触处生神,诗情随着月轮的生落而起伏曲折。结句“落月摇情满江树”使得全诗的意境得以升华,其中的“摇情”二字极具模糊性。诗人将月光之情、游子之情、诗人的感慨之情交织成一片,洒落在江树上,构成了一幅“天人合一”的和谐画面,令人心醉神往,浮想联翩。因此,在译者的脑海中就要具备一定“天人合一”的图式知识。即心物融合,情景兼融,寓情于景。诗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通过春、江、花、月、夜这五景表达出来。

且看 W. J. B. Fletcher 的译文如下:

The moon is sinking to her western hall,
Darkened and drooping in the sea mists pall.
From thee to me I cannot tell how far!
How many with the moon home wandered are
I cannot tell — but as the shadowy trees.
Stir on the stream with sighings sad and lone
So sighs my soul to thee, my own, my own!

译者根据自己的“天人合一”的图式知识,就会领悟到诗人在写“落月摇情满江树”这句时,句中提到的“情”所蕴含的意蕴,即月光之情、游子之情、诗人的感慨之情交织成一片。而 Fletcher 从自身的政治、艺术观出发,来感受和认识该诗。将“情”片面理解为男女相思的离别之情,把“情”字独钟于原诗中实不存在的“你”(thee),变原诗的复合情感为单一,便脱离了原诗那种朦胧、浮想联翩的意境,使得其译文读起来颇像一首痛诉情人离愁别绪的情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诗人的情怀,禁锢了读者的联想。

再看《唐诗一百首》中张廷琛、魏博思的译文:

Now dim, hidden in a sea of rising mist,
Now dim, hidden in a sea of rising mist,
The moon Slants westward over the river and the pond.
Endless, the road from Jieshi to the Xiang River.
How many will return by moonlight?
Setting, the moon seems to shake the flowering trees
Along the river with unquiet thought.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结句中“摇情”的“情”应是多种情感的复合体;是游子之情及诗人感慨之情的总藏。该词是全诗主题的升华,极具模糊性,蕴含着无限的意趣,决非单纯的

男女相思的离愁别恨。张魏二人综观通篇,以模糊表达“unquiet thought”译原诗的深层意蕴,还读者以想象的空间,成功地移植了原诗的模糊性。不过张魏二人有点脱离原诗的语言去想象和联想,如译文中出现的“the river and the pond”,在原诗中找不到其意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响该诗意境误传的因素,主要是“摇情”的“情”字误译、以及译者所译的意象在原诗中并不存在等。归结起来,便是译者并没有激活大脑中已存在的与源语相关的图式,或者充实自己的内容图式,即“天人合一”图式知识,才能抓住全诗的主题思想,也才能读出原诗中“情”的模糊性,以及作者的感受与内心世界,这样才能在翻译时更好的传达原诗的意境。

四 结语

通过理论与例子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图式知识在唐诗英译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翻译实质上就是图式的翻译,即将源语中的各种图式再现于目的语中。因此,在唐诗的英译中译者要对源语中的语境图式、文化图式等进行正确解码并对其目的语进行恰到好处的再编码,也就是要求译者要不断扩充和丰富自身的图式知识。在唐诗的英译中,译者只有形成一个正确的图式,才能准确传达原诗中的意境,才能造就出上乘的译作,才能使译文读者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原文读者的感受。

【参考文献】

- [1]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 赵则诚.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
- [3] 王国维. 人间词话(学生版)[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 [4] 周国平. 周国平自选集[M]. 海南: 海南出版社, 2004.
- [5] 冷赛猛, 林长洋. 画虎画皮难画骨——论古典诗歌中“意境”的可译性[J]. 新余高专学报, 2005, (3).
- [6] 丁国旗, 范武邱, 毛荣贵. 汉英翻译过程中模糊美感的磨蚀——兼谈对中国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0).
- [7] McCarthy, Micheal. Discourse Analysis for Language Teach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转引自: 刘明东, 刘宽平. 图式翻译漫谈[J]. 外语教学, 2004, (7).
- [8] 张廷琛, 魏博思. 唐诗一百首[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 [9] 徐忠杰. 唐诗二百首英译[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0.
- [10] 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新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8.